

行走烟台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新闻热线:18653588630
投稿邮箱:qlwbmxs@vip.163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

修正梦想的人

扈刚

性格内向的我,从小就有一个作家梦。得知当年小学撤并,我心里甭提多难受了,我的童年已融入那几栋红砖楼。每当路过改换门庭的昔日校园,我都驻足凝望,仿佛回到昨天,又见到课间伙伴嬉戏吵闹,老师小憩微笑。

1979年,江敦伍老师担任我们高一语文教师。他那略有弯曲的头发、浓重剑眉和深陷的眼睛,尤其那犀利目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因为我在课本上画他肖像被批了一顿,可他话里话外对我画技有所肯定,这叫我自得。他好像只去过教师进修班,但却是个特棒的语文老师。他热心搞教研,业余还写些文艺评论,我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,这下遇上引路人了。我和几个兴趣小组的同学常跑江老师家借书,听他介绍作家作品。他也教我们朗诵,多年来,诗朗诵一直是我保留节目。听说有个机关图书室处理一批存书,他鼓励同学们去淘宝。我只花五毛钱便淘得杨朔的《三千里江山》和徐迟的一本散文集,大喜过望。

读高二换了语文老师。我兴趣有增无减,有一阵儿针对时弊写出一组作文,师友传阅,我有点飘飘然。可好景不长,有位老师提出质疑,说某某处似有抄袭之嫌。这下我紧张了,自信顿时丢到九霄云外。正当这时,江老师出来讲:这孩子我带的我知道,他有能力独立完成作文,可以排除抄袭。

之后,江老师找到我,问:确定以后当作家?我点头。他严肃起来:专业作家没几个,要求也高,可以考虑业余时间潜心写作,这一条路更适合你。”这番话在当时,头脑发热的我哪能听进去?后来高考失败入伍当兵,才有时间慢慢咂摸,我觉出江老师说的不无道理。

退伍后,阴差阳错进粮食系统打拼。这些年虽遭遇几番精简、分流以致下岗,但我坚持向后来从政的江老师学习,正直做人、嫉恶如仇。在最艰难时仍千方百计挤时间读与写,脚踏实地做事著文,记述生活点滴,每天都过得充实。

我不是江老师得意门生,也无缘发达,但我始终感念,是他修正我梦想,教我做个干净的人。如今我身在烟台与亲人天各一方,许久未曾谋面,他该是早从岗位上退下来了,愿江老师安享晚年幸福生活!

老师精妙难忘怀

于大卫



迎着金秋的熏风,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翩翩而来。每到此刻,怀念老师的心绪越发浓烈。我走出各级学校的校门,至今算来已有60多年了,受教于面目耳提的各级各类教师百名计。

我踏上社会工作的40年,连同退休十几年中,深感当年诸多老师教诲我们的精妙细节,潜移默化,循循善诱,竟是自己社会工作进取的最佳营养,它使我在追求人生梦想的征程上,迈出了踏实的每一步。

记得小学我在高年级学习,先后两个班主任崔方舟、许之睿特别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,启蒙睿智,用热情鼓励的方式,引导学生以饱满的情绪好好学习。算术老师宇克忠对学子极其严格,我的小学毕业考试卷面成绩100满分,而在成绩册上标明99分,问及老师,宇老师认真地告诫说:“这是我有意识给你标明的学业总成绩。于大卫记住,今后在成绩荣誉面前应认识到还是差着那一点点,还要继续努力的。”这分明告诉我万万不可有丝毫的骄傲,人生之路必须躬身前行。这种鼓舞上进的教育方式,将我当年的“调皮蛋”调教成“三好学生”,1954年光荣参加全市首届三好学生代表大会。

老师的亲情和真诚的教诲,我亲身体验,时刻铭记在心,激励我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。在以后的教育和教学的工作中,我积极实践了这种激励机制,同学生“教学相长”,与同仁们团结相处,“教师激励”的基因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记得我在烟台一中初中有位历史教师,名字叫田岳明。讲课声情并茂:“西安事变,张学良兵谏蒋介石。”田老师,腰背有残,但却用内行熟练的端枪低身前行的军姿潜行。田老师边做动作,边口述:“深夜,士兵层层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的办公兼寝室的小屋。进屋就擒蒋介石时,人不在。可是

“一摸,被窝还有暖意,断定人没走远。于是在就近进行搜查。”老师猫腰端枪警惕潜行的动作惟妙惟肖,给精心听讲的学子留下至今历历在目的深刻印象。“围查到南面的半山腰,突然发现蜗居一个人,就是蒋介石。一个无恶不作、贪赃枉法、阴险毒辣、罪行滔天、杀人不眨眼的民贼蒋介石终于就

擒了!”这种教学法,我在以后的20多年的语文教学工作中效法使用,获得异乎寻常良好的教学效果。

在烟台一中高中,我的两名语文老师:魏柏桐、王焕章令我终生难忘。他们严谨治学、一丝不苟,挚爱学子、公诚勤毅,是引领我走向文学殿堂的亲近恩师。我的每篇作文,他们都是精批精改,连一个极小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,当然多有鼓励。他们对我创作的民歌和有点现代意识的新诗,大加赞赏,栩栩如生地在课堂上读读讲讲,我年轻的身躯也多有飘然质感。打开自己保存至今的当年老师批改的作文本,老师朱笔批改的字字句句、圈圈点点历历在目,我浑身的热血顿感迅速奔涌,仿佛老师期望学子的灼热眼神又在扫描着自己。

在大学,我先后就读烟台专(烟台师范学院、鲁东大学的前身)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。先后有30多名教授指教过我们,他们精深治教,泉井精掘,我深有“术有专攻、学无止境”的感慨。每一位老师的精妙经典之处,数不胜数,我沉醉在他们每节课的讲演之中,常常不能自拔。记得华师大的古典文学课程郎瑞平老师,她能把《红楼梦》像讲评书那样讲下来。开课那天,海报传知,近千名听众(包括社会听众),让她的讲座吸引,时而会心静品,时而击掌叫好。她既有讲述,且有表演,又有讲评。讲到“撕扇子公子追欢笑”情节,晴雯敢于冒犯主子,蔑视权贵,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的鲜明个性时,她离开讲台一点距离,让大家看清楚,声情举止惟妙惟肖地表演起来,将人物形象和思想意义,表达得真切深邃,让学子终生受益,那是肯定无疑的。

我握住笔杆子进行各种文体的写作已有50多年了,从教学讲台到行政岗位,从一般公文写作到文学创作,纸稿约计等身,不为夸张,成功之作也在读者真诚的称赞之中。我深知内中饱含了我的恩师当年指教营养的心血,文字的有机生命才蓬勃成长着。

如今教诲我的恩师,半数已经作古;健在的年岁已高,蹒跚举止,多有不便。祝健在的老师健康长寿,祝离开我们的老师在天堂永远快乐!

德高望重老班主任

任允好

我离开母校已52年了,但我与老班主任魏柏桐老师从未间断会面。我是农村穷苦的孩子,从1958年秋考入烟台第一中学高中部,毕业至今,受魏老师的恩惠如链锁不断,终生难忘。

在校读书时,魏老师见我作文写得好,除了认真批改以外,还吸收我加入三人文学创作小组,每周六下午学习一次。他给我们讲文学创作知识,老师还用自己发表的散文、诗歌熏陶我们的心灵,这为我踏上教育岗位,并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烟台作家协会会员著书立说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怎能忘记?升高二时,老师帮我交学费,还买了6元钱的饭票。那时老师月工资才42.50元啊!他每月还要寄钱给他农村的哥哥;怎能忘记?毕业后我的孩子曾住毓璜顶医院治病,他叫我住在他家里,还带礼物进医院看望我孩子,并给我30斤全国通

用粮票和100元钱。再三嘱咐我不要上火,需要钱的话,我倒借给你;怎能忘记?1994年我女儿结婚后急需买楼房,他借给我1000元,并关照地说:“允好,我女儿买楼拿去2000元,不然这次还能多借一些给你。如果你还需要钱的话,下月借两三千给你,我和你师母都有工资。老师热切的话如暖流遍我全身。

魏老师德才兼备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他被省府评为烟台市首批特级教师,市政协委员、市科技拔尖人才。还被牟平、文登等中学邀请去讲课,广传教学经验。他的教学经验论文,在《山东教育》杂志上发表,许多中学争先学习。

今年8月份气温高,魏老师打电话告诉我:“允好,天太热了,不要外出。千万别中暑,要保重身体。”魏老师还牵挂我这位老学生。我每年去看望老班主任四五次,也难报答他老人家的恩情!他待学生好,何止我一人?

曲和歧先生二三事

梅仙寿

1961年暑假后我升入曹家庄完小五年级,班主任是曲和歧先生。曲老师三十出头,个子不高,两只眼睛炯炯有神,嗓音洪亮有力,说话抑扬顿挫、干脆利落,是个精干而教学有方的人。

印象最深的是曲老师对学生人格的尊重。记得刚上五年级没几天,有一次曲老师因公要出校一节课。老师刚走,有两个平日很顽皮的同学立刻小慢脚扎撒起来(本土方言)。他们用墨水描着鬼脸,从座位走向讲台,学着老师平日的样子,引得同学哄堂大笑。这时老师正好因故取消公干返回学校,眼前的一幕被他从窗外逮个正着。

可曲老师却并没有直接走进教室,等这俩家伙洗干净脸,老师才和颜悦色地走进教室,娓娓讲起课来,好像什么也没发生。也真怪,从此以后我们班纪律出奇好。我设想如果当时老师火冒三丈,把这俩鬼脸拉到讲台上示众一番,结果又会如何呢?我突然明白了,只有尊重学生人格的老师,才会永远被学生尊重。

曲老师教我们做学问,注重教我们长知识的方法,使我铭刻在心的是老师教我们怎样写作文。记得那时我们的作文课一般是星期五下午一二节课,这是同学们最难熬的时候。瞅着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作文题目,大家两眼发呆,眉头紧锁,课桌上放着一张写了画了又写的草稿纸,直到两节课快结束了,才匆匆胡诌几句,算是交了差。

为此曲老师向我们推荐分析了马烽先生的《饲养员赵大叔》这篇文章,告诫我们写文章必须观察生活和深入生活,才能写出生活的细节,让人看了如身临其境,这样也就有东西写了。后来,老师又带领我们到饲养院帮助喂猪,到生产队和

社员一起劳动,春天到山上“观梨花”,要我们边看边干边思索。在老师的教导下,同学们作文水平提高很快,下笔好像有好多话要说,文章再也不像个“瘪三”了。

五年级第二学期的一天下午,曲老师把一个新同学领进教室,并向我们介绍说:“这是C同学,品学兼优,希望大家团结新伙伴,互相学习共同进步。”新来的小C浓眉大眼,长得结实英俊,举止投足看得出来是个聪明文静的少年。可这是一个这么优秀的十三岁的小男孩,眼睛中却常透出一股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忧郁。后来我们得知,小C的生父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,被人民政府法办了,其母还是个戴帽的“四类分子”。在当时那个阶级斗争处处讲时时讲的年代,连我们和他交往也有点顾忌。可曲老师丝毫不歧视小C,满腔热情地对待他,使小C心里也阳光起来。小C酷爱诗歌,有一次有同学看到小C笔记本上有一句“东风无力百花残”的诗,联系到他的家庭出身,觉得有点意味,就向老师反映。

老师经过了解,向我们介绍了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的这首著名的《无题》,指出这里的东风无力百花残是表达了作者当时的伤感心情,与“西风”、“东风”并无干系。老师的讲解不但消除了部分同学的误会,还把我们引进了学习古诗词的殿堂。从此,我们班诞生了古诗词课外学习小组。后来根据小C的表现,他担任了我们班少先队的小队长,八一节给驻地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,老师还指派小C主笔。现在看来这件事很平常,可是当年曲老师这样做是要担一定政治风险的,弄不好会背上“阶级路线不清”的罪名。曲老师说:“我是一个老师,我的责任是让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。”

我的初中老师

雪烈

初中在烟台二中就读,四十岁后,对于记忆中的老师好像换了一个视角,不再是简单仰视,或无理由盲从。记忆深处有些不在意的情景蓦地浮现在眼前。撷取几个记忆片段,或者就是这些片段使我成为现在的自我。

地理老师应当姓史,五十岁左右,秃顶,眼睛极有神。我自幼对自然知识比较感兴趣,地理成绩还不错。有一次上课时,我在下边说话。被他发现,把我叫了起来问:我刚才讲的什么?我答五大水系。问哪五大水系?我从容作答,并答出了还未讲到的珠江水系。他端详我片刻对全班同学说:你们要能答上来,也可以说话!自此他对我有了印象,在课堂上经常对我提问,我也对地理兴趣更浓,从未让他失望。

一次地理作业布置的填图题,课堂后半段每个学生拿已完成的作业轮流给老师批。到我时,他拿起笔,看看填图册又看看我,打了个85分,说:你的字太差,我一个也没看懂,我给你的水平分。这话对于我的震撼是巨大的,这包含着老师对我怎样的肯定!

中考地理考试占50分,我是全场第一个交卷的,看到史老师正在院子里转,看到我就问:题怎么样,难不难?我正在为一道填空题的一半答错了而懊悔,就随口答道:“我错了一半填空题。”他愣住了,喃喃地说:“完了完了,你要错一半,全级部就没有能及格的了。”我赶忙更正是一道题的一半,他才放下心来。成绩出来49.5分,就错了那半道填空题。我在这些年里每当想起这些肯定之词,心里都无比温暖。

很惭愧,语文老师的姓名我已不记得了,她在我初二时

教了我一个学期。老师30多岁,留短发。我是个偏科很厉害的学生,英语差到几乎零分,数理化一般,主科只有语文比较出色,通常120分的题能拿110分左右。

作文课是我高兴上的课,作文常被作范文由老师在课堂上点评。同时我又是个很麻烦的学生,除了顽劣,还因青春期极孤僻,在班上没有几个朋友,同学和老师都不喜欢我。这位语文老师却非常喜欢我的作文,她毫不吝惜对我的赞赏,并不顾课代表的反对,让我收语文作业,甚至批改同学的作文。

但她对我的字深恶痛绝,每天都要叫我练一篇字,放学之前检查,但我总是完不成。她把我叫到办公室,问我为什么不练字?又给我讲了很多道理。我无言,其实就是懒得写了。她又说,你中午不要回家吃饭,就在学校里吃,你也不用带饭,我带咱俩的饭,吃完饭就练字,用两个月的时间把你的字练好。

我听完吓得要命,我家住新海阳,中午上下学要走小黄山,在山上是我极快乐的时光,山上有那样多的昆虫,各种各样的植物,可以摘酸枣,运气好了还能偷个苹果,摘点板栗。老师要剥夺我中午的快乐,去无味地练字,我哪里肯干?我连忙推辞,也不知用什么借口从她的办公室逃出来。以后见她就躲着走,上课也不积极发言,看得出她很失望。中午我还是在小黄山的乐园走着,字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差。

现在想来,自己全无心肝:老师对我多么好,真的是把我当自己孩子一样,我这么对她,她该心里有多难过。无论怎样,我都感激这位老师,并为我的行为向她道歉。